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 反身性书写

REFLEXIVE WRITING ON
RESEARCH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EDUCATION

权福军 著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 / 行动研究 | 古学斌 主编 |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 反身性书写

REFLEXIVE WRITING ON
RESEARCH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EDUCATION

权福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反身性书写 / 权福军著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行动研究)

ISBN 978 - 7 - 5201 - 3750 - 8

I. ①社… II. ①权… III. ①社会工作 - 教育实习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2 -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1777 号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反身性书写

著 者 / 权福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马甜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750 - 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018 年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转化的实践教育、行动的研究与反身的书写

古学斌

这本专著改写于权福军的论文，我当时是她的论文导师，这样的研究和书写当然与我这个导师脱不了干系。

权福军是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工作硕士（中国）课程的第六届学员，她当时报读我们这个课程时我都有点惊讶：一个高校的教授，而且是得过各种教学奖项的老师，也是青少年研究的专家，怎么还愿意受教于我们的门下呢？按道理在学院职业生涯中走到这个位置，应该无所求了。我带着疑问，一路观察着这位年长的学生。

很奇妙的是，我发现这位学生虽然是大学教授，却没有架子，而且特别好学。对于新的知识，她都非常渴慕，不耻下问。还记得上完我讲授的质性研究方法课时，她就对我说：“古老师，我很喜欢行动研究的方法，对行动研究方法很感兴趣。”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这个硕士课程基本上按照香港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体系，要求学生必须有严格的800小时实习，实习安排有三次，尤其是实习二，要求学生连续八周驻点实习。当时，权福军被安排在北京实习，督导她们这次实习的同事是叶嘉宝。她们实习的内容主要是青少年服务。实习二对

学生的考验很大：一来需要离家八周；二来在老师的严格督导下，必须认真地完成密集的实习操练并书写实习报告。虽然我们的很多学生是来自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有的已经在其他学科担任博导，有的已经是资深教授，但是坦白地说，她们的实践经验是不足的。我经常发现内地社会工作教育者常常把研究、教育与专业实践分开，很少考虑、关注自己的教育与实务其实就是研究的对象。因此，在教学中，我一直不断地告诫学生实践的重要性，希望学生们的研究能够跟自己的实践（包括教育与实务）结合，明白社会工作知识的本质，其知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实务和更好地服务民众。于是，在跟学生商讨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她们尝试用行动研究或实践研究的方法去完成论文。

还记得权福军在跟我见面的时候，谈到她在北京实习的经历，说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我于是对她说，“要不你把你北京实习的经历写成论文吧”。根据我对权福军的了解，她肯定会接受这项挑战。果然，权福军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她愿意把自己在专业实习过程中的体验与困惑、经验与收获和大家分享。因此，她开启了行动者（实习者）对自我行动（实习）进行自主探究（研究）的历程。

权福军采用的是行动研究中第一人称行动研究的方法（first person action research）——行动者研究自己的行动。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角度看，也是一种实践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是实践者对自我，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结构，对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或实践，以及/或对自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自主研究（古学斌，2015）。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就是实践者，角色很难分开。这种研究的取向也是我们最期待的，但也是最难做到的。权福军以自我叙事的方式，重新梳理自己两次专业实习的历程，对社会工作的教育实践如何使社会工作学生发生转化的过程进行记录、分析、思考与反思。作为一项研究，她要回答的研究问题主要是：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在真实的场域里是如何进行的？教育者（督导老师）与实习者（学生）是如何互动的？当中实习者经历了什么？学生在过程中如何被转化？遇到哪些困惑？这些困惑如何被超越的？要求学生掌握的实习目

标在实践中能否达到？这样的实习经历对社会工作教育的知识建构有何贡献？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反身性书写》一书，其初稿是权福军的MSW 硕士毕业论文《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探索——一个实习生的经验与反思》。坦白地说，作为她的论文指导教师，权福军接受这样一次挑战，完成这样一次书写，起初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这样的行动研究和反身性书写，对于一个在内地实证主义学术熏陶下成长的学者而言，无疑会经历艰难的挣扎。30年的教学生涯和学术训练，已经足以让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取向形成定式，且不说理论和学术上解构与重构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她还将面临完全开放自己、体无完肤地剖析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等诸多的拷问与挑战。而今，当这本书稿摆在我面前时，我是欣慰的。

社会工作实践教育的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够进入真实的实践现场，在实做的过程中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内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我常常提醒学生，社会工作教育最艰难的部分就是如何从里到外地自我改造。脑子明白的理论（道理），不等于身体能够实践出来，实习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学技巧，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行动）反思，看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看见自己价值理念的缺失、看见脑袋与身体的分裂，在经过实践的洗礼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理论、技术跟实践脱离，就像资深的社会工作教育者曾乃明（1996）所言，“在整个主流社会工作发展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整个社会工作理论发展里头，有意无意强调了知识、技巧及理论，似乎将社会工作者抽离了实务的本身。背后有一个假设：我们掌握了一些知识、理论就够了，有意无意地将社会工作者抽离了实务”（转引自朱志强，2000：98）。“价值”不是知识，但主流社会工作教育常常把“价值”看成价值陈述，以为讲出“价值”是什么、“案主自决”是什么、“尊重”是什么、“公义”是什么、“平等”是什么……就等于拥有了这些价值。理性上明白、知道这些价值是什么不等于拥抱和内化这些价值，更不代表我们愿意去持守和捍卫这些价值。这种断裂常常反映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教育和实践场域。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进入实践、深入民众的生活世界，真正明白我们的服务对象，让他们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理解专业上琅琅上口的这些价值观在真实世界的意义，看清自己知识上的价值是否形成于“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古学斌，2017a：70）。

目前，在内地，关于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研究非常缺失，有些关于社会工作实习的论文内容也是非常空泛和教条，无法让读者真正理解实习过程是怎样的，学生在过程中如何被转化。鲜有人系统地研究自己的专业实习过程，而一个社工教育者、一个大学社工教师以实习生的身份来系统研究自己实习过程更为鲜见。而这种实践取向的研究和反身性的书写，正是社会工作教育领域非常需要的。阅读这样的书，才能让我们明白社会工作实习是怎么回事，如何从中得到启发。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反身性书写》一书，就是这样一种实践者的研究。因此，尽管它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资料积累比较粗陋，方法运用比较简单，理论提炼也较不成熟，但却给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取向的研究带来一缕清风。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反身性书写》的出版，对权福军来说，是一次“看见”的过程。

看见自己：作者详细剖析了自己进入实习场域的心态、期待，面临的困惑、冲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相信反思的力量”，“消解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在‘自我’与‘角色’之间反复修炼”，作者在不断梳理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盲点、找到了自己的能力并很好地实现了超越。

看见他人：作者深刻反思了进入实习现场时，如何看待服务对象，如何和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我来了，你在哪儿”，“服务对象需要‘技巧’，更需要‘拥抱’”，“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这些段落的叙事和反思，使作者重新“看见”了自己和服务对象的关系，“看见”了他人。

看见社会：实习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社会脉络下进行的。

“生命视角：生活世界的解读”，“人文世界，处处是田野”，“社工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像力”，这样的一些思考和反思，使作者“看见”了不同的文化背景，“看见”了社会。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研究的反身性书写》的出版，对社会工作研究来说，是一次“跨越”的过程。作者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承载着教育者、实践者和研究者三重角色，因此，可以说这项研究跨越了学院与实务的界限，跨越了研究与实践的界限，跨越了学者与民众的界限，走出了一条高校教师专业探索之路，在当前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工作实务充满张力的窘况下，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

回归本源，寻探初心。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带着很深的社会关怀，承载着道德的重量，社会工作教育者，承担着生产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传递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使命。期待更多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以更加民主的研究方法，生产出带有温度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研究成果。

像我在一篇关于叙事的文章里讲到的，每个故事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古学斌，2017b）。期待每个社会工作者都能分享这个故事，在作者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看见他人，看见社会。更重要的是看见我们的社会工作教育如何转化个人、转化社会。

参考文献

古学斌，2015，《为何做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

古学斌，2017a，《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3期。

古学斌，2017b，《生命叙事、疗愈与培力》，载古学斌主编《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志强，2000，《社会工作的本质：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载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前言

由一个做研究的学者亲自说明其研究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比起一个很少或根本不做研究的专家所编造出来的一打“程序手册”，来得更有价值。

——C. 赖特·米尔斯

一次有挑战的书写

2012年10月，北方已经进入深秋季节了，而中国的西南部成都却还是那么春意盎然、繁花似锦。此刻，在华南石油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我站在熟悉的讲台上，向社会工作硕士（中国）课程的老师和同学分享我在北京某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实习感悟：“这次实习让我学会了看见。第一次看见，是看见了被贴上了‘闲散青少年’标签的群体，所以实习初期，眼里看见的全是问题，他们‘闲散、叛逆、消极、不思进取、游手好闲’。而通过和他们深入接触，聆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学会了第二次看见：我看见了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内心充满了焦虑、迷茫、无助且理想尚未破灭的人。这次实习使我明白了，对闲散青少年群体先做一个判断，就是一个服务障碍。大导演李安的父亲等了多久，李安才拍了第一部片子，不安分的孩子才有潜力，我们不给孩子一个机会，这个世界就不会进步。”

我的分享被同学们的掌声打断。我清晰地记得，我们的课程主任，香港理工大学古学斌老师坐在下面静静地听着，不断地点头，且若有所思。下课后，古老师找到我，以他的专业敏感，让我把这次实习经历和感想整理出来。古老师那柔软且充满力量的话语至今还回响在耳畔：“你敢不敢对自己来一次挑战？对你的实习经历进行一次反身性的书写？”古老师娓娓道来：“实习生对自己实习过程的一个研究，通过实习过程来描写社工老师成长的过程，目前很少有人做，这是社工教育领域里一项很重要的研究。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有什么理论、模式？背后要达到什么目标？作为一个实习生，如何进入现场和案主建立关系？背后的训练、专业技巧、价值观是什么？当你进入时，整个实习过程是怎么做的？怎样安排的？老师是怎么一套要求？你是怎么做的？困惑是什么？这一困惑又是如何被超越的？作为一个实习者，自己在实习过程中发现了什么？要求学生掌握实习的目标，这是在理论上的，是否能达到？怎么达到？”

古老师一连串的发问促使我开始思考，在古老师的启发和鼓励下，我开始了艰难且有挑战性的研究与书写。我尝试着用一种自我叙事的方法，不断地梳理自己在实习过程中的困惑和成长，不断地去找寻自己的能量，于是才有了今天这部书稿。

一次有温度的书写

长期以来，科学 - 实证主义的认识和分析理路在学术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状况让学人们觉得除了科学 - 实证分析、归纳乃至演绎之外，人类获取知识、理解世界似乎别无他法。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毫无表情地采集着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板着面孔讲着科学的、正确的道理。正是在这种认知的主导下，质性研究在定量研究的“科学”光环下往往显得暗淡无光，甚至在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处于边缘化境地。

学者成虹飞指出：“对从事教育工作与助人工作的人，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因为我们极为缺乏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与相互了解的知识，尤其是学术社团和教育机构，常常只把抽象的、旁观的、去脉络的冷知识当知识，而不把活在情境中的熟知识当作知识。我强烈认为，目前我们制式的知识生产模式与此模式下所生产的知识，需要革命性的改造。”（成虹飞，2013）因此，成虹飞呼吁教育工作者“呼唤一种从泪水交织中产出的知识”。正如社会学大师 C. 赖特·米尔斯给我们的建议：先反思你的个人经历，再把个人经历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不仅仅回避了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抽离了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其所做的研究并无亲身体验，甚至没有个人兴趣，他又怎么能指望吸引甚至影响读者呢？（李钧鹏、闻翔，2017）

就社会工作研究来说，有相当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叙述的力量，并尝试“在田野中书写”。田野为我们走近服务对象、理解服务对象提供了最佳切入点。只有在田野中去接触服务对象，才能真正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才能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做到既有理论又有实务，顾此而不失彼。

田野调查，让严谨的学术研究有了温度。在我的书写里，服务对象不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再是被“测量”的对象，而是被“理解”的主体；不再是属于一类，而是被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

这是一次自我觉醒的书写，书写的过程，时刻提醒我自然地成为服务对象真正的倾听者、知音、精神旅行的同伴、个人修行的教练，提醒我谨慎使用教育者的权力与权威，做一个好的听者。这也是一次有温度的书写，使我在积淀的人生中遇见未知的自己，感受生命的丰富多彩。

一次有意义的书写

2018年的阳春三月，“两会”刚刚结束，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社会工作”连续四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社区治理。发挥好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促进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健康发展。”时隔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下达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公布了批准的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名单。其中，2017年审核增列的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授权点共有43个，另外2个为动态增列，至此，全国高等院校中开设社会工作硕士院校已增加至150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制宏伟蓝图的历史时刻，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和发展再次迎来了春天。

长期以来，社会工作理论和社会工作实务之间一直存在“间隙”。“在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界，很少有老师自发组织来关注和研究社会工作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即便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自成立以来，也将重点放在争取社会工作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地位上，重视社会工作理论的研究以及社会工作课程设置的多于重视社会工作实务教育的，较少关注教师应用怎样的教育理念指导其教学。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服务已经广泛开展起来，人们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人们在社会服务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没有机会、缺少渠道进入大学课堂。”（齐小玉，2013）“大学所学的知识实用性不强，授课老师大多为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专业，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实务背景，老师们也是照本宣科地教我们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学了四年社会工作，我既不懂得社工三大方法如何使用，也不知道如何用理论知识去探析中国的社会问题，背知识点就可以通过考试，从而顺利毕业。”（李春燕，2017）相信很多的社工专业毕业生都有李春燕这番感受。正如北京大学王思斌老师所说：社会工作的发展更需要那些针对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和社会工作发展而开展的、具有一定科学意义以总结经验的研究，这种研究能从众多社会服务经验（包括教训）中发现一般的规律，进而指导相似的社会服务实践，也能促进社会工作的共享。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在社会工作专业的课堂上，我已经有十多年的

理论教学经历。而在香港理工大学学习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我又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习生。我的双重角色为这次书写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这次书写，也可以说是“展示的语境”的一种尝试。“首先，你把自己的想法‘展示’给自己，这往往是被叫作‘想清楚’。然后，当你觉得已经理顺了，就把它展示给别人，并往往会发现，你并没有搞清楚。这时，你就处在‘展示的语境’中，有时候，你会注意到，当你努力展示自己的想法时，会有所调整，不仅是调整其陈述形式，而且往往还调整其内容。当你在展示的语境中工作时，会获得新的想法。”（米尔斯，2017）

这种反身性书写，正是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里的一朵小花，或许在学术大师看来，它有点奇葩，有点青涩，但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融合、对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发展，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期望能够吸引社工界同人参与社会工作实践教育的思考和讨论。

一次有希望的书写

时至今日，在政府的政策推动下，社会工作教育以及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建立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但与此同时，社工却有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迷茫和困惑。最近一些报道显示，一线社工流失率居高不下，一些社工机构面临有项目没“人”用的尴尬。例如，深圳市社工流失率高达22.2%，超出行业20%流失率的警戒线。最近，一个关于社会工作者职业问题的报告显示：岗位社工往往成了政府部门的“杂工”，常常花很多时间做项目范围以外的事情，很多服务并非真的以回应需求为出发点，而更多地契合购买方的需要，社工在中间不能发挥自主性。

面对社会工作严重的行政化，社工只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很多社工觉得没有力量改变。“30岁这年，遇上很多事，我心怀梦想，满怀希望从四川灾区回到城市，却丢了内心的喜悦，我所认同、拥抱、坚信的专业及专业自我遇到质疑、陷在服务语境里失语、失声、失能，感到自己一无是处，甚至严重怀疑自己。”（王志丽，2017）“社工成了

功利主义者，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了对‘术’的专攻，而没有遇到‘道’的修炼，过于追求专业表现而失去了对人的关怀、改变的动力，而在我们面前却有许多的弱势群体亟待帮助，社工帮不到服务对象，但是又制造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需求数据。社工被评估话语体系驯化，在社会问题面前胆怯，成了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者……我曾惶恐不安，我曾焦虑万分，我也曾迷茫困顿，我曾认为社会工作专业虚无缥缈，社工的自我认同崩塌，我觉得我没法往前走，我看不到自己。”（李春燕，2017）

而反身性书写是唤起社工的希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在书写过程中，通过与自我对话，能够处理积压的伤痛和问题，找到生命中的出口，更加有力量地往前走，从而认回自己。社工王志丽通过书写，“更加看清自我，明白今天我的形成和未来如何更好地践行专业”；李春燕通过书写，“已经找到重新出发的方向，也做好了重新出发的准备”，“召回了自己的生命礼物”。而李明华通过书写领悟道：“并不是说这样的书写是多么神奇玄妙的东西，写了就一定让你幡然醒悟，它的作用在于让人于匆忙中停下来去回望、去思考，能够有机会去想想人生，理解自己为何走上这条路。不然就真的一生雁过无痕，迷茫混沌。”（李明华，2017）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在研究中“沉浸”已久，就会使我们改变研究中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人员应该像对待一面多棱镜那样对待一个详细而曲折的故事：他应该反复把玩（有时可能离开现场已经数年了），以期得到更多的收获（O'Brien，2012）。就我个人而言，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来，由最初的感受认知，从浅薄到内化，慢慢地由内化到内省，然后不断地和自己对话，开始以新的观点、新的角度理解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由此带出了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新的感受，使我在面临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时，能够看到希望，找到生活中前进的动力。

希望我的书写，给一线社工带来启迪，让他们看到自己另一个成长空间，唤起主动改变的力量，形成批判反省的习惯，至此，可以说，我的书写也是一次“有希望的书写”！



前 言	1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意义追寻	1
一 实习过程中引发的研究思考	1
二 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多元化的启示	4
三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呼唤	9
四 社会工作学术生态建构的需要	12
第二章 理论综述	16
一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研究	16
二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研究	18
三 反身性研究	28
四 研究总结	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2
一 研究方法的选择	32
二 研究方法的应用	35
第四章 田野行走（北京）	38
一 整装待发，踌躇满志	38
二 实地探访，出师不利	41
三 口述历史，渐入佳境	48
四 服务活动，曲径通幽	57

五 反身凝视，灯火阑珊	64
第五章 对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思考	67
一 价值中立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67
二 实习过程是“进行曲”，也是“爵士乐”	69
三 实务知识充满着“诗性智慧”	71
四 实习生要做一个“返乡的游子”	74
五 服务对象需要“技巧”，更需要“拥抱”	76
第六章 田野行走（香港）	81
一 实习伊始，让人欢喜让人忧	81
二 融入机构，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89
三 个案服务：在叙事中疗愈	99
四 社区活动、带领小组：最美丽的遇见	115
五 探访服务机构：人间处处有真情	131
第七章 对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再度思考	145
一 人文世界，处处是田野	145
二 警惕“自我主义”的陷阱	152
三 社工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156
第八章 讨论与总结	164
一 在田野中成长：再谈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重要性	164
二 在反思中前进：香港社会工作服务对内地的启示	171
致 谢	186
参考文献	188
后记：止笔前的思考	197